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中古时代，土地一直私有，所谓耕者有其田。土地分成两大类，一类是老百姓个人拥有的，称为民田；一类属于政府，称为官田。民田倒也简单，土地在谁的名下就是谁的。官田则复杂得多，所有权归政府（官），使用权林林总总，具体划分如下。

最尊贵的土地应属皇庄。顾名思义，这是皇室占有的庄园田地。成化初年，刚即位的皇帝朱见深没收太监曹吉祥的田地，改为皇庄，就有大臣问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何必置立庄田，与贫民较利？”朱见深说，庄园田地乃财富象征，且租金全部收归皇宫私有，小钱凑多了也是大钱，岂能拱手让人？

皇帝好货，下属必疯狂进献。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，送给皇帝属于顺水人情。从成化到弘治再到正德，五六十年间，各地官员以各种理由把各种土地改为皇庄，正德皇帝朱厚照登基不过几个月就建了七座皇庄，其后疯狂增至三百余处。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，皇庄增加了，百姓土地就会减少，且要受皇庄管理者的欺凌。终明一朝，皇庄骚扰百姓极甚。

与皇庄有关的是赐乞庄田。明朝建

明朝官田种种

立，当初无立锥之地的朱元璋上台了。共同打天下的弟兄们都来吧，给你，给他，也给他。丞相、勋臣及以下百官，统统分田（名曰赐田）。多者高达百余顷，亲王乃至千顷。公侯暨武臣亦赐公田。至于在前线打仗阵亡的将领，更要赐给公田。十五世纪中叶以后，诸王、公主、皇亲、大官僚、宦官、大寺院主向皇帝请乞庄田之风盛行。这种庄园与赐田统称为赐乞庄田。

还有百官职田。皇帝赐给百官田产，收入供给官吏办公费用或充部分薪俸之用。请注意，百官职田与赐乞庄田不同。前者可充抵薪俸，后者是白给，不碍俸禄的事，勋臣一边拿了地，还一边额外领着朝廷发的工资，这就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。期间，朝廷也曾收回赐乞庄田，但臣子们乞赐不断，皇帝抹不开面子，赐乞庄田不久回潮。

另有一些专用土地（相当于专款专用）也属官田。比如学田。基层一州一府一县基本都有学田，租金专供各府州县

学校的教育经费，不可挪移。

牧马草场。明代官方马匹一度寄放民间，由百姓包养，并拨出部分田地供给百姓放马。

城壕苜蓿地。近城或城下之地，长满野草苜蓿。此等土地原来禁止耕种，十六世纪后准许开垦。

园陵坟地。皇帝陵墓占地或地方公共墓用地。

边臣养廉田。边疆辛苦，收入有限，朝廷在各边镇置官田，收租作为将官在俸饷之外的津贴。

那么，官田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强夺百姓的田产或有之，但不能是常态，否则社会矛盾就大了。常态大概有如下几种。其一是还官田，即田地一度赐给官员或由民承种，后因事故又还回来的田地；其一是没官田，即没收上来的田产。凡“民间有犯法律复籍没其家者，田土令拘收入官”。明初，这种没官田以江南为最多，大多是没收当地犯法土豪或张士诚集团的土地；还有断入官田，即官府通过一定法律手续，把民田改为官田的，比如某户人家全家死亡，户口已绝，田地无主便改为官田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蚂蚱，是草尖上行走的马匹？不然，怎么取这么个名字？

蚂蚱，是蝗虫的俗名。是农业文明这部大辞典中回避不了的一个逗点。数遍全国各地的地方志，哪一部能少得了蚂蚱的参与？以鄙人所在的亳州为例，在光绪年间的《亳州志》就有如许记载：

亳州有蝗食民禾，知归德府观音奴过亳，民以蝗诉，立取蝗向天祝之，以水研碎而饮。是岁，蝗不为灾。

蚂蚱的生命力何其旺盛，千百年来，杀了多少年，想尽各种办法，科学的、迷信的、官方的、民间的……劳民伤财，最终，总算挺了过去，不死秃噜一层皮。蚂蚱显然是害虫。

也许正因为蚂蚱是害虫，打我记事开始，乡下小伙伴们就喜食蚂蚱，一般是盛夏或初秋时节，去捂草尖上疾走的蚂蚱，有时候，用布鞋来扔，真不记得小时候的技术怎么这般好，一般蚂蚱总在我们扔鞋的时候，偏巧飞入鞋子里，也不管脚臭不脚臭，捉来一把蚂蚱会用一堆衰草点着了，烧着吃。或是用一根茅草杆，把所有的蚂蚱从背部穿过去，成一串，烤

蚂蚱说

着吃。尽管有些小残忍，但一想到蚂蚱祸害了我们这么久，没有什么值得客气的。

烤蚂蚱是很香的，火上的蚂蚱滋滋冒油，吃起来，有虾子的香气。

蚂蚱似乎分多种，有的会叫，有的则是闷葫芦。应该说大多数蚂蚱是闷葫芦，你去捂它的时候，只一纵，飞开了。若是偏巧被你捂住，会喷出一大团黏液在手心里，这或许是类似于乌贼喷墨一样的障眼法，对于人类却丝毫不起作用。还有一些尖头且通体翠绿的蚂蚱，翅膀会有两层，一层较硬，下层较软，夜晚叫起来特别好听，被乡人亲切地称之为“叫蚂蚱”。这种蚂蚱长得嫩，是蚂蚱界的小鲜肉，常常被我们捉来，放在园子里的南瓜藤上，就着月光听它们唱歌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种待遇只有蝈蝈才有，给叫蚂蚱来享用，简直是对他们的恩典。

我的少年时光，与小伙伴们一起，吃了多少只蚂蚱，已经数不清。直至上了初

中才不吃。不吃蚂蚱也是有典故的，是因为当时的一位语文老师，给我们讲了曹操的《对酒》。《对酒》应该是曹操对大同社会的一种浪漫眺望了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——

太平时，吏不呼门。王者贤且明，宰相股肱皆忠良。咸礼让，民无所争讼。三年耕有九年储，仓谷满盈。斑白不负载。雨泽如此，百谷用成。却走马，以粪其土田。爵公侯伯子男，咸爱其民，以黜陟幽明。子养有若父与兄。犯礼法，轻重随其刑。路无拾遗之私。囹圄空虚，冬节不断。人耄耄，皆得以寿终。恩德广及草木昆虫。

这首诗是好大的气魄，也是何其柔情，谁曾想到杀伐征战一生的曹操，也有如此温情的一面？“恩德广及草木昆虫”一句，就是不食蚂蚱的原因了。

多年后，我去山东某地，有人竟然招待了一桌昆虫宴，其中就有蚂蚱，我自然是全程不敢动筷子的，心想，怎么想出这种诡异的宴席？转念一想，他们应该是没读过曹操的《对酒》吧，我不怪他们，让蚂蚱去怪他们吧，哈哈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日间的暑气渐渐散去，草原的夜晚凉意沁人，星空显得格外清澈。

空旷的草原，被夜色包裹，所有的黑暗都向一处汇聚，唯独头顶的星河熠熠生辉。我忽然想起，自己已经许久未曾仰望星空了。

夜气袭来，如墨的黑暗像薄雾般笼罩全身。思绪仿佛飘离了躯体，在无垠的旷野上游荡，无思无识，无语无欲，无悲无喜，无忧无惧。满天的星子像无数双眼睛凝视着我，远近亲疏，竟难以分辨。这份寒意让人沉静，不再急躁。冷寂中，心渐渐安宁下来。生活的琐事、欲望、牵挂与人情，此刻都变得空明。不再去想自己置身何处，不再为俗世的庸常而烦恼。那些曾经竭力维护的清誉、财富与情感，又有多少能够恒久？在最深的黑暗里，我看见了如豆的星光。

在草原上，生长与寂灭不过是四时的轮回。生老病死，是天道，是万物的法则。草木如此，星空亦然。那一夜，我没有去寻找北斗七星，也没有寻找天狼星。星子满天，是哪一颗并不重要。静谧中，冷寂里，我大口地呼吸，缓缓吐出城市的浊气，吐故纳新，肺腑间充满沁凉。

星空

那一夜，我的眼里、心里都装满了星辰，它们在黑夜里无声地闪烁。我静静地凝视着，不觉疲倦，不觉困意。

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月色下，杜甫也看见了星空低垂、平野广阔、月涌大江的壮阔之景，让他生出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的感慨。人世所有虚无的称谓、荣辱与得失，与浩瀚的银河、广袤的宇宙相比，都显得微不足道。

那一夜，唐明皇遥望星空，想起与杨贵妃的缠绵恩爱，如思如诉；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

秋风萧瑟，望见辽阔星河，曹操也借此抒发心中抱负：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

原来，我见到的星空，原是古人经过的。星空见证了人类的悲欢离合，也见证了历史的兴衰更替。千百年来，无数人仰望过同一片星空。孤独予我，思念予我，寂寞予我，此情此景古今一也。顿时心中了然明澈。我知道，这个夜晚的星空，给予我的远不止这些。

一些事情已经改变，一些事物渐渐明晰。伫立在星空下，被星辰的光辉映照。那圣洁的光倾泻而下，抚慰宽恕，怜悯释然，祥和宁静。在宇宙和万物面前，我所经历的生之艰难与生活的风霜，并不比草原上的一匹马更多。这样想来，世事皆可原谅，所有的纠结都可以释怀。

入睡前，米娜瓦尔说：“我们维吾尔族相信，对着星空许的愿望会灵验。”“是对着流星许愿么？”“不用。心诚则灵。”

对于恒久与美好事物的向往，不分民族，不分肤色。

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那一夜，我拍下了星空。照片洗出后，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，可以看见几颗星此起彼伏地闪烁。就像在人世，黑暗深处总有可见的星光，指引着人循光而行。生活里的黑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承受。我想，这便是星空给予我的勇气与启示。

那一夜，与我一同看星星的，有友人石春燕和米娜瓦尔。或许，星星也会落入那些在黑夜里酣然入睡的同行者的梦中吧！

而见或不见，星空都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是在梦里，还是在梦外。